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

話說唐僧師徒三衆脫難前來，不一日行過了黃風嶺，進西却是一脉平陽之地。尤陰迅速，歷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向西流。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渾波湧浪。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來往？我們從那里過去？」八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而看，他也心驚道：『師父呵，真是難，真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只消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十分難渡，萬載難行。」

三藏道我這裡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闊行者道徑過有八百里遠近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箇遠近之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甯却纔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徑過是有八百里長老發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衆齊來看時見上有三箇篆字乃流沙河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
鷲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
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鎖河當中
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十分克醜

一頭紅鬃髮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不黑不青藍靛臉
如雷如鼓老獬聲身披一領鶯黃氎腰束雙攢露白藤
項下骷髏懸九箇手持寶杖甚崢嶸

那怪一箇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唐僧慌得行者把師父抱
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八戒放下擔子掣出釘耙望妖
精便築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
這一場好鬪

九齒鉞降妖杖二人相敵河崖上這個是總督大天蓬
那個是謫下捲簾將昔年曾曾在靈霄今日爭持賭狂
壯這一個鉞去探爪龍那一個杖架磨牙象仰開大四

平鑽入迎風袞。這個沒頭沒臉。孤那個無亂無空收。一個是久占流沙界。喫人精。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

他兩個來來往往。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大聖護了唐僧。牽着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狼得咬牙。切齒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來道。師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孫和他耍耍。而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箇唵哨。跳到前邊。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依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着頭一下。那怪急轉身。慌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裏。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阿。誰着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難架我。鈿。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掄住他。

了。他見你克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這箇把月。不曾耍棒。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癢。故就跳將來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識耍就走了。他兩個攙着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戰。敗回鑽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這怪久住在此。他知道的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纔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言道。近硃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

遲疑。讓你先去拿他。等老猪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啞。
這等兒。我不敢說嘴。水裏寫當。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
走。還要拾訣。又念念避水咒。方纔走得。不然就要變化做
甚麼魚蝦蟹鱉之類。我纔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
雲裏。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老孫都會。只是水裏的買賣。
有些兒狼狽。八戒道。老猪當年總督天河。掌管八萬水兵。
大眾。倒學得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
士窩八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被他撈去。却怎麼
好。行者道。你若到水中。與他交戰。却不要戀戰。許敗不許
勝。把他引將出來。等老孫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

耶說聲去。就剝了青錦直裰。脫了鞋。隻手舞鈿。分開水路。使出那當年舊手段。躍浪翻波。撞將進去。徑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却說那妖敗了陣回。方才喘定。又聽得有人推得水响。忽起身觀看。原來是八戒執了鈿。推水。那怪舉杖當面高叫道。那和尚那里走。仔細看打。八戒使鈿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妖精。敢在此間攔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可不是那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無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那妖鬼怪。却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實實說來。我饒你性命。那怪道。我

自小生來神氣壯。乾坤萬里曾遊蕩。英雄天下顯威名。

豪傑人家做模樣。萬國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從吾撞。
皆因學道蕩天涯。只爲尋師遊地曠。常年衣鉢謹隨身。
每日心神不可放。沿地雲遊數十遭。到處閑行百餘盪。
因此才得遇真人。引開大道金光亮。先將嬰兒姪女收。
後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腎水入華池。重樓肝火投心臟。
三千功滿拜天顏。志心朝禮明華向。玉皇大帝便加陞。
親口封爲捲簾將。南天門裏我爲尊。靈霄殿前吾稱上。
腰間懸掛虎頭牌。手中執定降妖杖。頭頂金盃幌日光。
身披鎧甲明霞亮。往來護駕我當先。出入隨朝予在上。
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衆將。失手打破玉玻璃。

天神個個魂飛喪。玉皇即便怒生嗔。却令掌朝左輔相。
卸冠脫甲摘官銜。將身推在殺場上。多虧赤脚大天仙。
越班啟奏將吾放。饒死回生不典刑。遭貶流沙東岸上。
飽時困卧此河中。餓去翻波尋食餉。蕉子逢吾命不存。
漁翁見我身皆喪。來來往往喫人多。翻翻覆覆傷生瘡。
你收行覓到我門。今日肚皮有所望。莫言粗糙不堪嘗。
拿住消停剝鮮鱗。

八戒聞言大怒罵道。你這潑物。全沒一些兒眼力。我老豬
還搗出水沫兒來哩。你怎敢說我粗糙。要剝鮮鱗。看起來
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碯哩。休得無禮。喫你祖宗這一鍋鮮。

見他來使一箇筋點頭躲過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這一場賭鬪比前不同你看那

捲簾將天逢帥各顯神通真可愛那個降妖寶杖着頭輪這個九齒釘耙隨手快躍浪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宛如太歲撞幢幡惡似喪門撒寶蓋這一個赤心凜凜保唐僧那一個犯罪滔滔爲水怪鉅抓一下九條痕杖打之時魂魄敗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賭賽算來只爲取經人怒氣冲天不忍耐攪得那鯁鮑鯉鯉退鮮鱗龜鼈龜龜傷損蓋紅銀紫蟹命皆亡水府神明朝上拜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日月無光天地怪

二人整鬪有兩箇時辰不分勝敗。這才是銅盆逢鐵帚。玉
罄對金鐘。却說那大聖保着唐僧立在岸上。眼巴巴的望
着他兩個在水上爭持。只是他不好動手。只見那八戒虛
幌一鉞。佯輸詐敗。轉回頭往東岸上走。那怪隨後趕來。將
近到了岸邊。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師父。掣鐵棒跳到河
邊。望妖精劈頭就打。那怪物不敢相迎。搜的又鑽入河內。
八戒嚷道：「你這弼馬溫真是個急猴子。你再緩緩些兒。等
我叫他到了高處。你却阻住河邊。叫他不能回首時。却不
拿住他也。」他這進去。幾時又肯出來。行者笑道：「猢猻子莫嚷。
莫嚷。我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

見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啞八戒道且不說辛苦
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過河方是萬全之策三藏道你才
與妖精交戰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與老猪是個對手
正戰處使一個詐敗他才赶到岸上見師兄舉着棍子他
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師父放心且莫焦
惱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這崖岸之上待老孫去化些齋
飯來你喫了睡去待明日再處八戒道說得是你快去快
來行者急縱雲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
回獻師父師父看他來得甚快便叫悟空我們去化齋的
人家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不强似與這妖爭持行者笑

道這家子遠得很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里得知。水性問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來扯謊了。五七千里路。你怎麼這等去來得快。行者道。你那里曉得。老孫的筋斗雲。一縱有十萬八千里。這五七千里。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躬上一躬。就是箇往回。有何難哉。八戒道。哥阿。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背著。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這怪廝戰。行者道。你也會駕雲。你把師父駝過去罷。八戒道。師父的凡胎肉骨。重似太山。我這駕雲的。怎能得起。須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駝不動。我却如何。

耽得動。自古道。過太山。輕如芥子。携凡夫難脫。紅塵象。這
潑魔。毒怪。使攝法。美風頭。却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
帶得空中而去。象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美。還有那隱
身法。縮地法。老孫件件皆知。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不
能勾超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者也。我和你只做得個擁
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來。就
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傳與你。我正叫做
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閑看。那猷子聞言。咄咄聽受。遂喫了
些無菜的素食。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岸之上。次早三
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區處。行者道。沒甚區處。還須八戒下

水八戒道哥哥你要圖乾淨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賢弟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讓你引他上來我攔住河邊不讓他回去務要將他擒了好八戒抹抹臉抖擻精神雙手拿鯉到河邊分開水路依然又下至窩巢那怪方才睡醒忽聽推得水响急回頭睜睛觀看見八戒執鯉來至他跳出來當頭阻住喝道慢來慢來看杖八戒舉鯉架住道你是箇甚麼哭喪杖叫你祖宗看杖那怪道你這廝甚不曉得理我這

寶杖原來名譽大本是月裏梭羅派吳剛伐下一枝來魯班製造工夫蓋裏邊一條金趕心外邊萬道珠絲玢

名稱寶杖善降妖永鎮靈霄能伏怪只因官拜大將軍
玉皇賜我隨身帶或長或短任吾心要細要嚴憑意態
也曾護駕宴蟠桃也曾隨朝居上界值殿曾經衆聖衆
捲簾曾見諸仙拜養成靈性一神兵不是人間凡器械
自從遭貶下天門任意縱橫遊海外不當大膽自稱誇
天下鎗刀難比賽看你那箇秀釘耙只好鋤田與築菜
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潑物且莫管甚麼築菜只怕盪
了一下兒交你没處貼膏藥九箇眼子一齊流血總然不
死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那怪丟開架子在那水底下與
八戒依然打出水而這一番鬪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

寶杖輪釘鉞，言語不通非眷屬。只因木母尅刀圭，致令兩下相戰觸。沒輸贏，無反覆，翻波淘浪不和睦。這箇怒氣怎會容，那個傷心難忍辱。鉞來杖架逞英雄，水漲流沙能惡毒。氣昂昂，勞碌碌，多因三藏朝西域。釘鉞老大兇，寶杖十分熟。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那個抓來就將水裏沃。聲如霹靂動魚龍，雲暗天昏神鬼伏。

這一場來來往往，鬪經三十回合，不見強弱。八戒又使箇佯輪計，拖了鉞走。那怪隨後又趕來，擁波捉浪，趕至崖邊。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你上來這高處，腳踏實地，好打。那妖罵言，你這厮哄我上去，又交那幫手來哩。你下來。」

還在水裏相鬪。原來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邊與八戒鬧。八戒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來。行者道：「師父，你自坐下，等我與他箇餓鷹渴食，就縱筋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來，要抓那妖。」那妖正與八戒嚷鬧，忽聽得風响，急回頭見是行者，落下雲來，却又收了寶杖，一頭淬下水，隱跡潛踪，渺然不見。行者佇立岸上，對八戒言：「兄弟，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難難難，戰不勝他，就把喫妳的氣力也使盡了，只翻得箇手平。」行者道：「且見師父去。」二人又到高岸，見了唐僧，備言難捉那長老。滿眼淚道：「似此艱難，怎

生得渡、行者道、師父、莫要煩惱、這怪深潛水底、其實難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師父、再莫與他廝鬪、等老孫往南海走走來、八戒道、哥哥、你去南海何幹、行者道、這取經的勾當、原是觀音菩薩、及脫解我等、也是觀音菩薩、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進、不得他、怎生處治、等我去請他、還強如和這妖精相鬪、八戒道、也是也是、師兄、你去時、千萬與我上覆一聲、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請菩薩、却也不必遲疑、快去快來、行者卽縱筋斗雲、徑上南海、唵、那消半箇時辰、早看見普陀山境、須臾間、墜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上前迎着道、大聖何來、

行者道：我師有難，特來謁見菩薩。諸天道：請坐容報。那輪
目的諸天，徑至潮音洞口，報道：孫悟空有事朝見菩薩。正
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聞報，卽轉雲巖開門，
喚入大聖端肅皈依。參見菩薩，問曰：你怎麼不保唐僧爲
甚？事又來見我行者？啟上道：菩薩，我師父前在高老莊，又
收了一個徒弟，喚名豬八戒，多蒙菩薩又賜法諱，悟能，纔
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已
是難渡，河中又有個妖怪，武藝高強，甚虧了悟能，與他水
面上大戰三次，只是不能取勝，被他攔阻，不能渡河，因此
特告菩薩，望垂憐憫，濟渡他一濟渡。菩薩道：你這猴子，又

逞自滿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行者道：我們只是要
拿住他，教他送我師父渡過水裏。我又弄不得精細，只
是悟能尋着他窩巢，與他打話，想是不曾說出取經的勾
當。菩薩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也是我
勸化的善信，教他保護取經之輩。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
經人時，他決不與你爭持，斷然歸順矣。行者道：那姪如今
懼戰，不肯上崖，只在水裏潛踪。如何得他歸順？我師如何
得渡弱水？菩薩卽喚慧岸，袖中取出一箇紅葫蘆兒，分付
道：你可將此葫蘆，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淨。
他就出來了。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然後把他那九個骷

四遊記
二
艘穿在一處按九宮佈列。却把這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
船一隻。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慧岸聞言。謹遵師命。當時
與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奉法肯離了紫竹林。有詩爲
証。

五行匹配合天真。認得從前舊主人。煉已立基爲妙用。
辨明邪正見原因。今來歸性還同類。求去求情共復淪。
二土全功成寂寞。調和水土沒纖塵。

他兩個不多時。接落雲頭早來到流沙河岸。猪八戒認得
是木叉行者。引師父上前迎接。那木叉與三藏禮畢。又與
八戒相見。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見菩薩。我老猪果遵

法教。今喜拜了沙門。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謝。恕罪。恕罪。行者道。且莫敘濶。我們叫喚那厮去來。三藏道。叫誰。行者道。老孫見菩薩備陳前事。菩薩說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因為在天有罪。墮落此河。忘形作怪。他曾被菩薩勸化。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故此若若爭鬪。菩薩今差木叉將此葫蘆。要與這厮結作法船。渡你過去哩。三藏聞言。頂禮不盡。對木叉作禮道。萬望尊者作速一行。那木叉棒定葫蘆。半雲半霧。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厲聲高叫道。悟淨。悟淨。取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却說那怪懼怕猴王。回

於水底正在窩中歇息。只聽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觀音菩薩。又聞得說取經人。在此。他也不懼斧鉞。急翻波伸出頭來。又認得是木叉行者。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禮道。尊者失迎。菩薩今在何處。木叉道。我師未來。先差我來分付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叫把你歹一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渡他過此湯水。悟淨道。取經人。却在那里。木叉用手指道。那東岸上坐的不是悟淨。看見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里來的個潑物。與我整鬬了這兩日。何曾言着一個取經的字兒。又看見行者道。這個主子。是他的幫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叉道。那是猪八戒。這是

孫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薩勸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見唐僧去。那悟淨才收了寶杖。整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道。師父。弟子有眼無珠。不認得師父的尊容。多有冲撞。萬望恕罪。八戒道。你這膿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與我打。是何說話。行者笑道。兄弟。你真怪他。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與姓名耳。長老道。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悟淨道。弟子向蒙菩薩教化。指河爲姓。與我起個法名。喚做沙悟淨。豈有不從師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來。與他落了髮。大聖依言。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又來拜了三藏。拜了行者。與八

戒分了大小三藏見他行禮真象個和尚家風故又叫他
做沙和尚末又道既乘了迦持不必敘煩早與作法船兒
來那悟淨不敢怠慢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下用索子
結作九宮把菩薩的葫蘆安在當中請師父下岸那長老
遂登法船坐於上面果然穩似輕舟左右八戒扶持右有
悟淨扞托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半雲半霧相跟頭直
上又有木叉擁護那師父才飄然穩渡流沙河界浪靜風
平過弱河真箇也如飛似箭不多時身登彼岸得脫洪波
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脚乾手燥清淨無爲師徒們腳踏實
地那木叉按祥雲收了葫蘆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

九股陰風寂然不見。三藏拜謝了。木叉頂禮了菩薩。正是
木叉徑回東洋海。三藏上馬却投西。

畢竟不知幾時才得正果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若要淨也。須沙清金見。即一姓名中。都有微旨。西遊
一記。可艸艸讀耶。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奉法西來道路賒。秋風淅淅落霜花。乖猿半鎖繩休解。
劣馬勤鞭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
咬開鐵彈真消息。般若波羅到彼家。

這回菩薩言取經之道不離了一身務本之道也。却說他
師徒四衆。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自跳出性海流沙。渾無星
碍。竟投大路西來。歷徧了青山綠水。看不盡野草閒花。真
箇也光陰迅速。又值九秋。但見了些

楓葉滿山紅。黃花耐晚風。老蟬吟漸懶。愁蟻思無窮。荷

破青純弱。橙香金彈。可憐數行鴈。點點遠排空。

正走處。不覺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却往那里安歇。行名道。師父說話差了。出家人食風宿水。臥月眠霜。隨處是家。又問那里安歇。何也。豬八戒道。哥阿。你可知道。你走路輕省。那里管別人累墜。自過了流沙河。這一向。山過嶺。身挑着重担。老大難挨。也須是尋箇人家。坐一則化些茶飯。二則養養精神。才是箇道理。行者道。狀子。你這般言語。似有報怨之心。還相在高老庄倚懶。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秉正沙門。須是要吃辛受苦。纔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担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從有

「你與沙僧，我又不曾挑着，那知多重。」八戒道：「哥呵，你盡數兒麼？」

四片黃藤簾，長短八條繩，又要防陰雨，毡包三四層，筐担還愁滑，兩頭釘上釘，銅瓶鐵打九環杖，篾絲藤纏大斗蓬。

似這般許多行李，難爲老猪一個，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師父做徒弟，拿我做長工。行者笑道：「猢猻子，你和誰說哩？」八戒道：「哥哥，與你說哩。」行者道：「錯和我說了，老孫只管師父好，你與沙僧專管行李馬匹，但若怠慢了些兒，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八戒道：「哥呵，不要說打，打就是以力欺人。」

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師父騎的馬。那
般高大肥盛。只駝着老和尚一個。教他帶幾件兒。也是第
兄之情。行者道。你說他是馬哩。他不是凡馬。本是西海龍
王放閭之了。喚名龍馬三太子。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
被他父親告了忤逆。身犯天條。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
性命。他在那廐愁徙澗。久隄師父。又幸得菩薩親臨。却將
他退鱗去角。摘了項下珠。纔變做這匹馬。願駝師父往西
天拜佛。這箇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那沙僧聞言道。
哥哥。真箇是龍麼。行者道。是龍。八戒道。哥呵。我聞得古人
云。龍能噴雲。噴霧。播土。揚沙。有巴山擲嶺的手段。有翻江

攬海的神通。怎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把金箍棒搯一搯。萬道彩雲生。那馬看見拿棒。恐怕打來。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電搜的跑將去了。那師父手軟。採不住。儘他劣性奔上山崖。纔大達。趑步走。師父喘息始定。擡頭遠見一簇松陰。內有幾間房舍。着實軒昂。但見

門垂翠柏。宅近青山。幾株松冉冉。數莖竹班班。籬邊野菊凝霜艷。橋畔幽蘭映水丹。粉牆泥壁。磚砌圍圍。高堂多壯麗。大厦甚清安。牛羊不見無雞犬。想是秋收農事閑。

那師父正按轡徐觀。又見悟空兄弟方到。悟淨道：「師父不曾跌下馬來麼？」長老罵道：「悟空這潑猴，他把馬兒驚了，早是我還騎得住哩。」行者賠笑道：「師父莫罵我，都是猪八戒說馬行遲，故此着他快些。」那馱子因趕馬走急了，些兒喘氣，唬唬口裡唧唧噥噥的，鬧道：「罷了罷了。」見自肚別腰鬆擔子沉重，挑不上來。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趕馬。長老道：「徒弟呵，你且看那壁廂有一座庄院，我們却好借宿去也。」行者聞言，急抬頭舉目而看，果見那半空山巖雲籠罩，瑞霞遮盈，情知定是佛仙點化。他却不敢泄瀉天機，只道：「好好，我們借宿去來。」長老連忙下馬，見一座門樓，乃是垂簾洞。

家裏畫棟雕梁。沙僧歇了担子。八戒牽了馬匹。道這僧人家是過當的富貴之家。行者就要進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來。以禮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馬。斜倚牆根之下。三藏走在石鼓上。行者沙僧坐在臺基邊。久無人出。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門裡看處。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簾櫳高捲。屏門上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兩邊金漆柱上。貼着一幅大紅紙的春聯。上寫着

絲飄弱柳平橋晚

雪點香梅小院春

正中間設一張透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箇古銅獸爐。

上有六張交椅。兩山頭掛着四季吊屏。行者正然偷看處。忽聽得後門內有脚步之聲。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嬌聲問道。是甚麼人。擅入我寡婦之門。慌得個大聖。咭咭連聲道。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一行四衆。路過寶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薩檀府。告借一宿。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長老。那三位在那里。請來行者高聲叫道。師父請進來耶。三藏纔與八戒沙僧牽馬挑担而入。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八戒錫眼偷看。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件織金官綠紵絲襖。上罩着淺紅比甲。繫一條結

綵鸞黃錦繡裙下映着高底花鞋時樣鬅髻早紗漫相
襯着二色盤龍髮官樣牙梳朱翠幌斜簪着兩股紫金
釵雲鬢半蒼飛鳳翅耳環雙珠寶珠排脂粉不施猶自
美風流還似少年才

那婦人見了他三衆更加欣喜以禮邀入廳房一一相見
禮畢請各敘坐看茶那屏風後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
童托着黃金盤白玉盞香茶噴煖氣異果散幽香那人綽
綽綽綽春筍纖長擎玉盞傳茶上奉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
又分付辦齋三藏啟手道老菩薩向姓貴地是甚地名婦
人道此間乃西牛賀洲之地小婦人娘家姓賈夫家姓甄

幼年不幸公姑早亡與丈夫守承祖業有家貲萬貫良田千頃夫妻們命裏無子止生了三個女孩兒前年大不幸又喪了丈夫小婦居孀今歲服滿空遺下田產家業再無個眷族親人只是我娘女們承領欲嫁他人又難捨家業適承長老下降想是師徒四衆小婦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姪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聞言推墮粧瘋瞑目寧心寂然不答那婦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餘頃旱田三百餘頃山場果木三百餘頃黃水牛有千餘隻死驢馬成羣猪羊無數東南西北庄堡草場共有六七十處家小八九年用不着的米穀十來年穿不着的綾羅一生

有使不着的金銀勝強似那錦帳藏春說甚麼金釵兩路
你師徒們若肯回心轉意招贅在寒家自自在在享用榮
華却不強如姓西勞碌那三藏也只自如痴如蠢默默無
言那婦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故夫比我
年大三歲我今年四十五歲大女兒名真真今年二十歲
次女名愛愛今年十八歲三小女名憐憐今年十六歲俱
不曾許配人家雖是小婦人醜陋却幸小女俱有幾分顏
色女工針指無所不會因是先夫無子即把他們當兒子
看養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雖
然居住山庄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料想也陪得過列

位長老若肯放開懷抱長髮留頭與舍下做個家長穿綾
着錦勝強如那瓦鉢鎗衣芒鞋雲笠三藏坐在上面好便
似雷驚的孩子雨淋的蝦蟆只是呆呆掙掙翻白眼兒打
仰那八戒聞得這般富貴這般美色他却心癢難撓坐在
那椅子上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
扯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告誦你話你怎麼佯佯不
采好道也做箇理會是那師父猛擡頭咄的一聲喝退了
八戒道不這個業畜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美
色留意成得箇甚麼道理那婦人笑道可憐可憐動心
有何好處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却有何好處憐出婦人

道長老請坐。等我把在家人的好處說與你聽。怎見得有詩爲証。

春裁方勝着新羅。夏換輕紗賞綠荷。秋有新菊香穠酒。
冬來煖閣醉顏酡。四時受用般般有。八節珍羞件件多。
襯錦鋪綾花燭夜。強如行脚禮彌陀。

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享榮華。受富貴。有可穿。有可吃。
兒女團圓。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處。
怎見得有詩爲証。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從前恩愛堂。外物不生開口舌。
身中自有好陰陽。功完行滿朝金闕。見性明心返故鄉。

勝似在家貪血食。老來墜落吳皮袋。

那婦人聞言。大怒道。這潑和尚無禮。我若不看你東土遠來。就該叱出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緣招贅汝等。你倒反將言語傷我。你就是受了戒。發了愿。永不還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個。你怎麼這般執法。三藏見他發怒。只得者者謙謙。叫道。悟空。你在这里罷。行者道。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教八戒在这里罷。八戒道。哥呵。不要我人麼。大家從常計較。三藏道。你兩個不肯。便教悟淨在这里罷。沙僧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弟子蒙菩薩勸化。受了戒行。等候師父。自蒙師父收了我。又承教誨。跟着師父。

還不上兩月，更不曾進得半分功果。怎敢圖此富貴？寧願也要往西天去，決不幹此欺心之事。那婦人見他，倒推辭不肯，急抽身轉進屏風，撲的把腰門關上。師徒們搬在外，面茶飯全無，再没人出。八戒心中焦躁，埋怨唐僧道：「師父，忒不會幹事，把話通說殺了你好道，還活着些腳兒，只含糊答應，哄他些齋飯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與不肯在乎你？我了似這般，關門不出，我們這清灰冷灶，一夜怎過？悟淨道：『二哥，你在他家做個女婿罷。』八戒道：『見教，不要栽人。從常計較，行者道：『計較甚的？休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你就做到踏門的女婿。』他家這

等有財有寶一定倒陪粧奩。豎治個會親的筵席。我們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間還俗。却不是兩全其美。八戒道。話便是。也是這等說。却只是我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妻了。沙僧道。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還不知他哩。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庄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孫降了他。也曾受菩薩戒行。沒及奈何。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所以棄了前妻。投師父往西拜佛。他本是離別的久了。又想起那個勾當。却纔聽見這個勾當。斷然又有此心。馱子你與這家子做了女婿罷。只是多拜老孫幾拜。我不檢舉你就罷了。那馱子道。胡說。胡說。大家都有此心。獨拿老豬出醜。常言。

道和尚是色中餓鬼。那個不要如此。揶揄這解扭扭扭扭。拿班兒。把好事都弄得裂了。致如今茶水不得見面。燈火也無人管。雖然熬了這一夜。但那匹馬明日又要駝人。又要走路。再若俄上這一夜。只好剝皮罷了。你們坐着等老猪去放放馬來。那猱子虎急急的解了韁繩。拉出馬去。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師父坐這裏。等老孫跟他去看他往那裏放馬。三藏道。悟空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曉得。這大聖走出廳房。搖身一變。變作箇紅豬。猴兒飛出前門。赶上八戒。那猱子拉着馬。有草處且不教吃。草略略咽咽的。趕着馬轉到後門首去。只見那婦人帶

數聲
叶得甚
是親甚

了三個女子在後門開站立着看菊花兒。要子他娘女們
看見八戒來時三個女兒閃將進去。那婦人站立門首道
小長老那里去。這猓子丟了韁繩。上前唱箇喏道。聲娘我
來放馬的。那婦人道。你師父忒美精細。在我家招了女婿。
却不強似做掛搭僧。往西躡路。八戒笑道。他們是奉了唐
王的首意。不敢有違君命。不肯幹這件事。剛纔都在前廳
上救我。我又有些祭上祝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長耳大。那
婦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無個家長。招一個倒也罷了。
但恐小女兒有些兒嫌醜。八戒道。娘你上覆令愛。不要這
等揀漢。想我那唐憎人才雖俊。其實不終用。我醜自醜。有

幾句口說見婦人道你怎的說麼八戒道我

雖然人物醜勤勞有些功若言千頃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頓鋤佈種及時生沒雨能求雨無風會喚風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層地下不掃掃一掃陰溝不通通一通家長裡短諸般事踢天弄井我肯能

那婦人道既然幹得家事你再去與你師父商量商量看
不慙慙便招你罷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
父母幹與不幹都在于我婦人道也罷也罷等我與小女
說着他閃進去撲的牆上後門八戒也不放馬將馬拉回
前來怎知孫太聖已一一盡知他轉翅飛來現了本相

見唐僧道師父悟能牽馬來了。長老道馬若不牽恐怕攔
 攔走了。行者笑將起來把那婦人與八戒說的勾當從頭
 說了一遍。三藏也似信不信的。少時間見猱子拉將馬來
 拴下。長老道你馬放了。八戒道無甚好艸沒處放馬。行者
 道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猱子聞得此言。情知走了消
 息也就垂頭扭頸。齧嘴皺眉。半晌不言。又聽得呀的一聲
 腰門開了。有兩對紅燈一副提爐。香雲靄靄。環珮叮叮。那
 婦人帶着三個女兒走將出來。叫真真愛愛。憐憐拜見。那
 八戒見他人物。那女子排立廳中。朝上禮拜。果然也生得標
 致。但見他

一個個蛾眉橫翠粉面生春妖嬈傾國色窈窕動人心
花鈿顯現多嬌態繡帶飄搖迥絕塵半含笑處櫻桃綻
緩步行時蘭麝噴滿頭珠翠顫巍巍無數寶釵簪遍體
幽香嬌滴滴有花金縷細說甚麼楚娃美貌西子嬌容
真箇是九天仙女從天降月裡嫦娥出廣寒

那三藏合掌低頭孫大聖祥祥不採這沙僧轉背回身你
看那猪八戒服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膽縱橫扭捏出情語
低聲道有勞仙子下降娘請姐姐們去耶那三個女子轉
入屏風將一對紗燈留下婦人道四位長老可肯留心着
那個配我小女麼悟淨道我們已商議了着那個姓豬的

招贅門下。八戒道：「兄弟，不要裁我，還從衆計較。行者道：『還計較甚麼？你已是在後門首說合的，停停當當，娘都叫了。』又有甚麼計較？師父做個男親家，這婆兒做個女親家，等老孫做個保親沙僧做個媒人，也不必看通書。今朝是箇天恩上吉日，你來拜了師父，進去做了女婿罷。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里好幹這箇勾當？』行者道：『馱子，不要着罵，你那口裡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應成罷。』我們吃些喜酒，也是好處。他一隻手揪着八戒，一隻手扯住婦人，道：『親家母，帶你女婿進去。』那馱子腳兒急急的要往那里走，那婦人卽喚童子展抹桌椅鋪排晚

蕭管待三位親家我領姑夫房裡去也。一壁吩咐道下
排筵設宴。明辰會親。那幾個童子又領命訖。他三衆吃了
齋。急急鋪鋪都在客座裡安歇。不題。却說那八戒跟着丈
母行入裡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盡都是
門檻絆脚。猢猻子道。娘慢些兒走。我這裡邊路生。你帶我帶
兒。那婦人道。這都是倉房庫房。碾房。各房還不曾到。那厨
房邊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轉灣抹角。又走了半
會。纔是內堂。房屋。那婦人道。女婿。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
上吉日。就教你招進來了。却只是倉卒間不曾請得個陰
陽。拜堂撒帳。你可朝上拜八拜兒罷。八戒道。娘娘就得是

此處却
不說

你請上坐，等我也拜幾拜，就當拜堂，就當割親，兩當一見，却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罷也罷，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麼？嘆滿堂中銀燭輝煌，這獻子朝上禮拜，拜畢道：「娘，你把那個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這些兒疑難，我要把大女兒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將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終疑未定。」八戒道：「娘，既怕相爭，都與我罷，省得鬧鬧炒炒亂了。」家法他丈母道：「豈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個女兒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說的話，那個沒有三宮六院？就再多幾個你女婿也笑納了。我幼年間也曾學得個熬戰之法，管情一個個伏。」

此想亦
好

說出

待得他懼喜。那女人道：「不好，不好。我這里有一方手帕，你頂在頭上，遮了臉，撞了天婚，教我女兒從你跟前走過。你佈開手，扯倒那個，就把那個配了。你罷。」馱子依言，接了手帕，頂在頭上。有詩爲証：

痴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從來信有周公禮，

今日新郎頂蓋頭。

那馱子頂裹停當，道：「娘請姐姐們出來。」麼他丈母叫真真，愛愛憐憐都來，撞天婚，配與你女婿。只聽得環珮响亮，鬧鬧馨香，似有仙子來往。那馱子真個伸手去撈人，兩邊跌跌撲撲，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

行動只是莫想撈着一個東撲抱着住科西撲摸着板壁兩頭跑暈了立站不穩只是打跌前來蹬着門扇後去湯着磚牆磕磕踉踉跌得嘴腫頭青坐在地下喘氣喘喘的道娘阿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撈不着一個奈何奈何那婦人與他捫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謙讓不肯招你八戒道娘阿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呵你招了我罷那婦人道好女婿啞這等沒大沒小的還父母也都要了我這三個女兒心性最巧他一人結了一個珍珠簪錦汗衫兒你若穿得那個的就教那個招你罷了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

招了罷。那婦人轉進房裡，止取出一件來，遞與八戒。那猓子脫下青錦布直裰，理過衫兒，就穿在身上，還未曾繫上帶子，撲的一蹶，跌倒在地。原來是幾條繩，緊紉紉住那猓子，疼痛難禁。這些人早已不見了。却說三藏行者沙僧一覺睡省，不覺的東方發白，忽睜睛擡頭觀看，那里得那大厦高堂，也不是雕梁畫棟，一個個都壓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罷了罷了，我們遇着鬼了。孫大聖心中明白，微微的笑道：怎麼說？長老道：你看我們睡在那里耶？行者道：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猓子在那里受罪哩。長老道：那個受罪？行者笑道：昨日這家子

娘女們不知是那裏菩薩在此顯化我等想是半夜裡去了只苦了猪八戒受罪三藏聞言合掌頂禮又只見那後邊古柏樹上飄飄蕩蕩的掛着一張簡帖兒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却是八句頌子云。

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薩請下山普賢文殊皆是客
化成美女在林間聖僧有德還無俗八戒無禪更有凡
從此靜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

那長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師父呵細殺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悟還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操

他我們去罷三藏道那猷子雖是心性愚頑却只是一味
蒙直倒也有些膂力挑得行李還看當日菩薩之念救他
與我們去罷料他以後再不敢了那沙和尚却捲起鋪蓋
收拾了担子孫大聖解韁牽馬引唐僧入林尋看喚這正
是

從正修持須謹慎

掃除愛欲自歸真

畢竟不知那猷子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今人那一個不被真真愛愛憐憐弄壞了不要獨笑
老猪也○人但笑老猪三個女兒娶不成反被他糊

了一夜不知若娶成了其綳不知又當何如人試思
之世上有一個不在綳裡者否

又批

描畫八戒貪色處妙絕只三個不要我猜疑是原計
較便畫出無限不可盡處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觀行者竊人參

却說那二人穿林入裡。只見那猢猻子。綁在樹上。聲聲叫喊。痛苦難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壻。啞。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又不到師父處報喜。還在這里賣解兒。要子哩。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個糊塗。吊拷的女壻。啞。那猢猻子見他來。搶白着羞。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見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慧千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其實羞恥難當。有西江月爲証。

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速殞。佳人二八。好客松更比。

夜叉兇壯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添幾好將資本謹
收藏堅守休教放蕩

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禮拜行者道你可認得那些菩薩
麼八戒道我已此暈倒昏迷眼花撩亂那認得是誰行者
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八戒見了是頌子更加慚愧沙僧
笑道二哥有這般好處哩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八
戒道兄弟再莫題起不當人子了從今後再也不敢妄爲
你就是累折骨頭也只是麼肩壓担隨師父或在西在也三
藏道既如此說纔是行者遂領師父上了路三藏勒馬停轡道
水行罷多時忽見有高山路三藏勒馬停轡道

水行罷多時忽見有高山

路三藏勒馬停轡道

前山一山必湏仔細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黨行者道
前但有吾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長老安心前進只見那
座山真是好山

高山峻極大勢崢嶸根接崑崙脉頂摩霄漢中白鶴每
來棲檜柏玄猿時復掛藤蘿日映晴林疊疊千條紅霧
繞風生陰壑飄飄萬道米雲飛幽鳥亂啼青竹裏錦雞
齊闢野花間只見那千年峯五福峯芙蓉峯巍巍凜凜
放毫光萬歲石虎牙石三天石突突磷磷生瑞氣崖前
草秀嶺上梅香荆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深林麝鳳聚
千禽古洞麒麟轄萬獸澗水有情曲曲灣灣多遶顧峯

巒不斷重重疊疊自週迴。又見那綠的槐班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載圓穠華白的李紅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爭艷麗龍吟虎嘯鶴舞猿啼麋鹿從花出青鸞對日鳴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萊閬苑只如然。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峯

三藏在馬上歡喜道徒弟我一向西來經歷許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師兄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行者道十萬八千里十停中還不曾走了一停哩

八戒道哥呵要。走幾年纔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
賢弟便十來日也可到。若論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
見日色。若論師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說得幾時
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時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
難。只要你是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卽是靈山。沙僧道師
兄此間雖不是雷音。觀此景致必有個好人居止。行者道
此言却當。這里却無邪祟。一定是個聖僧仙輩之鄉。我們
遊說慢行不題。却說這座山。山中有一座觀名喚五庄觀。
觀裡有太尊仙道號鎮元子。混名與世同君。那觀裡出一
靈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蒙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

仲靈根蓋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賀洲五庄觀出此喚名
草還丹又名人參果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
千年纔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吃似這萬年只結得三十
箇果子果子的模樣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手段俱
全五官咸備人若有緣得那果子聞了一聞就活了三
百六十歲吃一箇就活了四萬七千年當日鎮元大仙得元
始天尊的簡帖邀他到上清天上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
果大仙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見如今還有四十八
個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當日帶領四十六個上界去聽
講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一個喚做清風一個喚做明月

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纔交一千二百歲。鎮元子分付二童道：「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要往彌羅宮聽講。你兩個在家仔細，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却莫怠慢了。」他可將我人參果打兩箇與他吃，權表舊日之情。」二童道：「師父的故人是誰？」聖說與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道號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我等是太乙玄門，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大仙道：「你那里得知？」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他曾親手傳茶，佛子敬我，故此

是爲故人也。二仙童聞言，謹遵師命。那大仙臨行，又叮嚀
囑付道：「我那果子有數，只許與他兩個，不得多費。」清風道
：「開園時，大衆共吃了兩箇，還有二十八箇在樹，不敢多費。」
大仙道：「唐三藏雖是故人，須要防脩他手下人囉。」不可
驚動他。二童領命訖，那大仙承衆徒弟飛昇，竟朝天界。
却說唐僧四衆在山遊玩，忽擡頭見那松篁一簇樓閣數
層。唐僧道：「悟空，你看那里是甚麼去處？」行者看了道：「那所
在不是觀音定是寺院，我們走動些，到那廂方知端的。」不
一時來于門首觀看，見那

松篁淡竹，逕清幽。往來白鶴，送浮雲上下。猿猴時戲。

果那門前池寬樹影長。石裂苔花破。宮殿森羅紫極高。
樓臺縹緲丹霞墮。真箇是福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
事少寂靜道心生。青島每傳王母信。紫籙常寄老君經。
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果然漠漠神仙之宅。

三藏離鞍下馬。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碑上有十箇
大字。乃是萬壽山福地。五庄觀洞天。長老道徒弟真箇是
一座觀宇。沙僧道。師父。觀此景鮮明。觀裡必有好人居住。
我們進去看看。若行滿東回。此間也是一景。行者道。說得
好。遂都一齊進去。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

長生不老神仙府

與天同壽道人家

行者笑道：「這道士說大話，謊人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在那太上老君門首，也不曾見有此話說。」八戒道：「且莫管他，進去進去。」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及至二層門裡，只見那裡面急急忙忙，走出兩個小童兒來看他，怎生打扮：

骨清神爽，容顏麗頂，結了髻，短髮，肩道服自然，襟連霧。

羽衣，偏是袖飄風，環繚緊束，龍頭結，芒履輕，繡鞋口綫。

丰采異常，非俗輩。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

那童子控背躬身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失迎。」迎請請坐。長老懼。

這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原來是向來的五間大殿。

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那仙童推開格子，請唐僧入殿。只見那壁中間掛着五彩粧成的天地二大字，設着張朱紅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爐邊有方便盤。香唐僧上前，以左手燃香，炷爐三匝禮拜拜畢，回頭道：「仙童，你五庄觀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羅天誦經，只將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瞞老師父，這兩箇字上頭的體上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父請仗出來的三藏道，何處誦仗？」童子道：「三清是家師的朋友，四帝是家師的故人，九曜是家師的晚輩，元辰是家師的下賓。那行者聞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啊，你

笑怎的。行者道：只講老孫會搗鬼。原來這道童會細風。三藏道：令師何有？童子道：東師元始天尊降臨，請上清天彌羅宮聽講。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行者聞言，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這個臊道童人，也不認得你在那個面前搗鬼，扯甚麼空心架子。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三藏見他發怒，恐怕那童子回言，鬧起禍來，便道：悟空，且休爭競。我們既進來，就出去，顯得沒了方情。常言道：鸞鴛不吃鷄鶩肉。他師父既是不在，攪亂他做甚麼？你去山門前放馬。沙僧看寺，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糧，借他鍋灶做頓飯吃。待臨行，送他幾文柴錢便罷了。

各依執事讓我在北歇息。息飯畢就行。他三人果各

執事而去。那明月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好和尚。真箇是
西方愛聖臨凡。真元不昧。師父命我們接待應僧。將人參
果與他吃。以表故舊之情。又教防着他手下人。囉哩。果然
郡三個嘴臉兒。頑性情粗糲。幸得就把他調開了。若在
邊前。却不與他人參果見面。清風道。兄弟還不知解和尚
可是師父的故人。問他一問。看莫要錯了。二童子又止。
道。啓問老師。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長老。同
道貧僧。就是仙童爲何知我姓名。童子道。我師臨行。曾分
付教弟子道接。不期車駕來促。有失迎迓。老師請坐。待弟

子辦茶來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轉本房，取一杯香茶，獻與長老。茶畢，清風道：「兄弟，不可違了師命。我和你去取果子來。」二童別了三藏，同到房中。一個拿了金擎子，一個拿了丹盤，又多將絲帕墊着盤底，徑到人參園內。那清風爬上樹去，使金擎子敲果。明月在樹下以丹盤等接。頭果敲下兩箇果來，接在盤中，徑至前殿奉獻道：「唐師父，我莊觀土僻山荒，無物可奉。土宜素果二枚，權爲解渴。那長老見了，戰戰兢兢，遠離三尺道：『善哉善哉！今歲到此，年時稔，怎麼這觀裡作荒吃人？』這個是三朝未消的積毒。如何真我解渴？清風暗道：『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是非海裡。』」

美得眼肉胎兒不識我仙家異寶。明月上前道。老師此物。叫做人參果。吃一箇兒不妨。三藏道。胡說胡說。他那父母懷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來。及三日。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清風道。實是樹上結的。長老道。亂談。亂談。樹上又會結出人來。拿過去不當人子。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吃。只得拿着盤子。拿轉本房。那果子却也蹉蹉又放不得。若放多時。卽僵了不中吃。二人到于房中。一家一箇。坐在床邊上。只情吃起。噫。原來有這般事哩。他那道房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這邊悄悄的言語。那邊卽便聽見。八戒正在廚房裡做飯。先煎聽見說取金擊子。拿丹盤。他

已在心。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卽拿在房裡。自吃。口裡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箇兒嘗新。自家身子又狼狽。不能勾得勁。只等行者來。與他計較。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不時伸頭探腦。出來觀看。不多時。見行者牽將馬來。拴在槐樹上。徑往後走。那馱子用手亂招道。這裡來。這裡來。行者轉身到于廚房門首道。馱子你嚷甚的。想是飯不勾吃。且讓老和尚吃饱。我們前邊大人家。再化吃去罷。八戒道。你進來。不是飯少。這觀裡有一件寶貝。你可曉得。行者道。甚麼寶貝。八戒笑道。說與你。你不會見。拿與你不認得。行者道。這馱子笑話。我老孫老孫五百年前。

因訪仙家時。也曾雲遊在海角天涯。那般兒不曾見八戒道哥。阿人參果。你曾見麼。行者驚道。這箇真不曾見。但只常聞得人說。人參果乃是草還丹。人吃了極能延壽。如今那里有得。八戒道。他這里有。那童子拿兩箇與師父吃。那老和尚不認得。道是三朝未滿的孩童。不曾放吃。那童子老大憊慙。師父既不吃。便該讓我們。他就瞞着我們。纔自在這隔壁房裡。一家一箇。唧唧啾啾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裡冰決。怎麼得一箇兒嘗新。我想你有些留撒。去他那園子裡。偷幾箇來嘗嘗如何。行者道。這箇容易。老孫去手到擒來。急抽身往前就走。八戒一把扯住哥啊。我聽得

他在這房裡說要拿甚麼金擊子去打哩。須是幹得停當。不可走露風聲。行者道。我曉得。我曉得。那大聖使一箇隱身法。閃進道房。看時。原來那兩箇道童。吃了果子上殿與唐僧說話。不在房裡。行者四下里觀看。看有甚麼金擊子。但只見牕櫺上掛着一條赤金。有二尺長短。有指頭粗細。底下是一箇蒜疙疸的頭子。上邊有眼。繫着一根綠絨繩。見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擊子。他却取下來。出了道房。徑入後邊去。推開兩扇門。擡頭觀看。呀。却是一座花園。但見。

木欄寶檻。曲砌峯山。奇花與麗日爭妍。翠竹共青天闊。

碧流杯亭外。一灣綠柳似拖烟。賞月臺前。數簇喬松如
潑旋。紅拂拂錦巢相。綠依依綉墩草。青茸茸碧砂蘭。做
蕩蕩臨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錦槐傍朱欄。玉砌有毵
紅。或白千葉桃。有或香或黃。九秋菊。紫蘂架曉着牡丹
亭。木槿臺相連芍藥欄。看不盡傲霜君子竹。欺雪大夫
松。更有那鶴庄鹿宅。方沼圓池。泉流碎玉。地蕚堆金。朔
風觸綻梅花白。春來點破海棠紅。誠所謂人間第一仙
景。西方魁首花叢。

那行者觀看不盡。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却是一座菜園。
佈種四時蔬菜。菠芹碧蘆。莖苦。笋。瓠瓜。瓠。茭苳。慈蒜。菰。

葵韭薤。窩菜。黃蒿。苦蕒。葫蘆。茄子。須臾。葵。青。蘿蔔。羊頭
埋。紅。苋。青。松。紫。芥。

行者笑道。他也是個自種自吃的道士。走過菜園。又見一
層門。推開看處。呀。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真箇是青枝
馥郁。綠葉陰森。那葉兒。却似芭蕉模樣。直上去。有千尺餘
高。根下有七八丈圍圓。那行者。倚在樹下。往上一看。只見
向南的枝上。露出一箇人參果。真箇相孩兒一般。原來尾
間上。是箇圪索。看他丁在枝頭。手脚亂動。點頭幌惱。風過
處。似乎有聲。行者。懽喜不盡。暗自誇稱道。好東西。啞。果然
罕見。果然罕見。他倚着樹。搜的一聲。攏將上去。那猴子。原

果第一會爬樹偷果子他把金攀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撲
的落將下來他也隨跳下來跟尋寂然不見四下里草
找尋更無踪跡行者道曉蹊蹊蹊想是有脚的會走就是
也跳不出牆去我知道下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
他果子他收了去也他就捻着訣念一口暗字咒掬得那
花園土地前來對行者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分付
行者道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我當年偷蟠
桃盜御酒竊聖偷金丹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怎麼今日偷
他一箇果子你就輸了我的頭去了這果子是樹上結的
空中蟬鳴豈該有分老孫就吃他一箇有何大害怎麼剛

打下來，你就撈了去，土地總大聖，怪了，小神也。這寶貝
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神個^聖仙，怎麼敢拿去？只是聞也無
福聞聞，行者道：你既不會拿，去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土
地道大聖只知這寶貝，延壽更不知他的出處哩。行者道：
有甚出處？土地道：這寶貝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
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頭一萬年，只結得三十箇，有緣的
聞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吃一箇，就活四萬七千年。却是
只與五行相畏，行者道：怎麼與五行相畏？土地道：這果子
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時
用金器方得下來，打下來却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

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壽。吃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遇火卽焦而無用。遇土而入者。大聖方纔打落地上。他卽鑽下土去了。這箇土有四萬七千年。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動些須。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長生。大聖不信時。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行者卽掣金箍棒築了一下。响一聲。迸起棒來。土上更無痕迹。行者道。果然果然。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撞生鐵也有痕。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這等說。我却錯怪了你了。你回去罷。那土地卽回本廟去訖。大聖却有算計。爬上樹。一隻手便掣子。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做箇兜子。等住。

他却串枝分葉，敲了三箇果，兜在襟中，跳下樹，一直前來，徑到廚房裡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麼？」行者道：「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這箇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聲八戒，招手叫道：「悟淨，你來。」那沙僧搬下行李，跑進廚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開衣兜，道：「兄弟，你看這箇是甚的？」東西沙僧見了，道：「是人參果。」行者道：「好呵，你到認得，你曾在那里吃過的？」沙僧道：「小弟雖不曾吃，但舊時在流沙河，將扶侍鸞輿，赴蟠桃宴，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座，見便曾見，却未曾吃。哥哥可與我些兒嘗嘗。」行者道：「不識，兄弟們一家一箇，他三人將三箇果，各各受用。」那八

戒食腸大口又大。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便覺饒口。却纔見了果子，拿過來，張開口，轆轤的吞嚥下肚，却白著眼胡賴。向行者沙僧道：「你兩個吃的是甚麼？」沙僧道人參果，八戒道：「甚麼味？」行者道：「悟淨不要採他，你到先吃了，又來問誰。」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相你們細嚼細嚥，嘗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核無核，就吞下去了。」哥阿，爲人爲行，你輕調動我這饒虫，再去弄箇兒來。老猪細細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止足。這箇東西，比不得那米食麵食，撞着儘飽，相這一萬年，只結得三十箇。我們吃他這一箇，也是大有緣法，不等小可。」罷罷罷，勾了。他欠起身來，把

一箇金擊子。瞞瞞眼兒丟進他道房裡。竟不採他那馱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噥。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取茶。去獻。只聽得八戒還嚷甚麼人參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箇兒吃吃。纔好。清風聽見心疑道。明月你聽那長嘴和尚講人參果。還要箇吃吃。師父別時叮咛。教防他手下人囉。嗚。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麼。明月回頭道。罷。罷。罷。不好了。金擊子如何落在地下。我們去園裡看看來。他兩個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見花園開了。清風道。這門是我開的。如何開了。又急轉過花園。只見菜園門也開了。忙入人參園裡。倚在樹下。望上查數。顛倒來往。只得二十二箇。明

月道你可會算帳。清風道我會。你說將來明月道是三十箇師父開園分吃了兩箇。還有二十八箇道。纔打兩箇與唐僧吃。還有二十六箇。如今止剩得二十二箇。却不少了四箇。不消講。不消講。是那夥惡人偷了。我們只罵唐僧去來。兩個出了園門。徑來殿上。指着唐僧禿前禿後。穢語污言。不絕口的亂罵。賊頭鼠腦。臭短臊長。沒好氣的。胡嚷。唐僧聽不過道。仙童阿。你鬧的是甚麼。消停些兒。有話慢說。不妨。不要胡說散道的。清風說你的耳聾。我是蠻話。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參果。怎麼不容我說。唐僧道。人參果怎麼模樣。明月道。纔拿來與你吃。你說像孩童的不。

是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一見我就心驚膽戰還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饑瘧也不敢幹這賊事不要錯怪了人清風道你雖不曾吃還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這等也說得是你且莫嚷等我問他們看果若是偷了教他陪你明月道陪啞就有錢那里去買三藏道縱有錢沒處買常言道仁義值千金教他陪你箇禮便罷了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里分不均還在那里嚷哩三藏叫聲徒弟且都來沙僧聽見道不好了火撒了老師父叫我們小道童胡廝罵不是舊話兒走了風却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殺人這箇不過是飲食之類若說

出來就是我們偷嘴了。只是莫認入戒道。正是正是。酥了罷。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走上殿去。畢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一班趣人作伴。老和尚也不寂寞。何物文人的筆。爾。